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非洲译丛

马格里布的 柏柏尔人与他者 ——超越部落和国家

[美] 凯瑟琳·E·霍夫曼 编
苏珊·吉尔森·米勒

黄 慧 译

Berbers and Others: Beyond Tribe
and Nation in the Maghrib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与他者

超越部落和国家

[美] 凯瑟琳·E·霍夫曼 编
苏珊·吉尔森·米勒

黄 慧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与他者：超越部落和国家 /
(美) 霍夫曼编；黄慧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39-0343-1

I. ①马… II. ①霍… ②黄… III. ①柏柏尔人—文
集 IV. ①K4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5635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BERBERS AND OTHERS, Edited by Katherine E. Hoffman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 2010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licens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publish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01-2014-1878

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与他者：超越部落和国家

出版人 许久文
编者 (美) 凯瑟琳·E. 霍夫曼 苏珊·吉尔森·米勒
责任编辑 王 颂
整体设计 逸品文化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六号院时间国际 8 号楼北楼 306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63.2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0343-1
定 价 50.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出版说明

中国与非洲相距遥远，但自古以来，两地人民就有了从间接到直接、从稀疏到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沟通与了解，为两地的发展不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因为共同的命运，中国和非洲都走上了反殖民主义革命与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中非之间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迈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非经贸关系日益深入，及时了解非洲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情况当然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感于此，我社组织翻译出版这套《非洲译丛》，所收书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非洲大陆的政经概貌以及过去我们很少涉及的一些重要国家的情况，涵盖多个语种，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学术性，意在填补我国非洲研究的空白，对于相关学术单位和社会各界了解非洲，开展对非洲的研究与合作有所帮助。

译丛由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国内非洲研究的重镇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等单位组织，由非洲研究专家学者遴选近期国外有关非洲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有较大影响、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汇为一

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与他者：超越部落和国家

编，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共约 100 种图书。

对于出版大型丛书，我社经验颇乏，工作中肯定存在着一些不足，期待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共襄盛举，以期为中非合作做出贡献。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致 谢

本书是 2006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柏柏尔人与他者：变化中的当代马格里布族群性参数”研讨会的成果。本次会议的目标是考查当前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激进主义及其对政治、语言、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和历史写作的影响。研讨会使来自美国、欧洲和北非的优秀国际学者们齐聚一堂，他们宣读了关于柏柏尔研究的最新成果。哈佛摩洛哥研究计划和中东研究中心（CMES）组织并资助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来自摩洛哥美国研究所的帮助。

与会者是致力于马格里布研究的杰出代表。除本书的作者外，还有拉胡里·阿迪（Lahouari Addi）、理查德·阿德纳尼（Rachid Aadnani）、法蒂玛·阿格努（Fatima Agnaou）、米娜·马格里（Mina Elmghari）、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和约瑟琳·塞萨尔（Jocelyne Cesari）。讨论者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中有威尔费尔德·罗曼（Wilfred Rollman）、威廉·格拉纳拉（William Granara）、苏珊·希尔尤姆维克斯（Susan Slyomovics）、苏珊娜·布利尔（Suzanne Blier）、弗吉

尼亚·丹尼森（Virginia Danielson）和阿布杜·萨拉姆·马格鲁伊（Abdeslam Maghraoui）。他们的参加丰富了本次会议的议程，使研讨会成为一场吸收知识的经历。中东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后勤支持。在此必须特别提到的是协调事务和人员的汉娜·路易斯·克拉克（Hannah-Louise Clark）和负责预算的艾丽森·豪（Alison Howe）。在众多不知姓名的读者的反馈下，本书稿得以改进，编者特别向史蒂夫·卡顿（Steve Caton）表示感谢，他鞭辟入里的评论帮助了本书终稿的完成。最后，我们还要向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瑞贝卡·托伦（Rebecca Tolen）致谢，是她亲切而坚定地引导我们完成了本书。

前言

凯瑟琳·E·霍夫曼

苏珊·吉尔森·米勒

盖尔纳（Gellner）和米库德（Micaud）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这部关于马格里布地区族群性（ethnity）的里程碑式的社会科学调查报告出版已超过 35 年。^① 它的中心主题是北非从部落政治向民族主义的过渡，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研究重点。该书的一些章节已被发生的事件取代。但总体而言，它仍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并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关键的起点：首先，它是回顾上个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问题的一种衬托，以便追踪它们的演变历程；其次，它是前辈学者们未曾考虑的一系列新问题的起点。^② 本书的论文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包括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研究、教育和艺术史。尽管如此，

①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查尔斯·A·米库德（Charles A. Micaud），《北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部落到国家》（*Arabs and Berbers: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North Africa*），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海尔斯出版社，1972 年。

② 盖尔纳和米库德的论文集中的许多稿件确实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成为经典，不仅在柏柏尔人研究方面，也在更广阔的马格里布和中东研究领域。

一本书无法全面覆盖柏柏尔人研究越来越多的领域。相反，我们提供了关于柏柏尔认同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挑战了传统看法，并使理解柏柏尔人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化。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摒弃了关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先验性的二分法，以一种将柏柏尔人放在身份认定、忠诚和亲缘性的多极视野之中的观点取而代之。

1 本书还建立在柏柏尔族群性研究令人耳目一新的公开环境的基础上。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末，北非的政治气候充满了敌意，承认族群和语言的“差异”被认为是对国家合法性和民族统一的挑战。因此，开展关于柏柏尔人问题的原始的人类学研究十分困难。关于柏柏尔人参与的认同构建的辩证过程的英文出版物十分鲜见。如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更为轻松的政治气候允许将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视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积极属性。本书的目的在于抓住这种政治开放，以此为起点思考柏柏尔人如何定义自己，其他人如何看待他们，以及这些新的定义如何在行动与表现中再生产。作者们既考虑到了框架性问题，或者说是殖民语言学家埃米尔·拉奥斯特 (Emile Laoust) 所说的柏柏尔人的语言和事务 (*mots et choses berbères*)；也考虑到了更具体的案例，这些案例证明了当前关于阿马齐格人和文化的思考。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关于柏柏尔人特殊性的思想被殖民政策，特别是分而治之的殖民战略所深刻塑造。这肯定是讲英语的北非问题学者回避柏柏尔研究的原因之一。由于害怕落入殖民主义的窠臼或是显得与强调柏柏尔人“独特性”的帝国主义计划串通一气，学者们从柏柏尔人话题转移到更“安全

的”关于阿拉伯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学术之外，由于不愿引起争端，许多讲柏柏尔语者通过放弃柏柏尔语，改讲阿拉伯语方言，以及减弱与世居的家乡之间的联系隐藏起来，甚至否定自己的阿马齐格背景。随着国家通过学校和地方政府的扩张更加深入农村地区，个人的语言实践根据实际需要和意识形态信念得以形成。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也将大量讲柏柏尔语者带入主要讲阿拉伯语的环境之中。与此同时，后殖民时代的北非国家则越来越趋向于巩固民族主义话语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信仰。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成为国家意识的关键支柱，阿马齐格语言和遗产鲜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任何地方的学者而言，这种不利的环境抑制了与柏柏尔有关的话题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于美国学者而言，冷战聚焦于阿拉伯的语言和区域研究意味着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非阿拉伯要素得到的注意和支持有限。所有这些因素使关于北非的英语学术研究——以及相对而言受影响较小的法语学术研究——转向了阿拉伯人和讲阿拉伯语的人口。

2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的 1915 年，法国语言学家爱德蒙·达斯坦（Edmond Destaing）曾慷慨致信首任摩洛哥总督利奥泰（Lyautey），呼吁在摩洛哥建立一个柏柏尔研究中心。达斯坦指出，已有许多开展摩洛哥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倡议，但“这个探索过程相对于我们的愿望而言进展太慢……已有阿拉伯科学、阿拉伯艺术、宗教学校、宗教学者、穆斯林圣者和伊斯兰法庭以及阿拉伯语著作的翻译”，但鲜有关于柏柏尔人的

重要研究。^① 达斯坦指出，而他们是我们应当关心的对象。达斯坦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样，设想摩洛哥社会的基本属性是柏柏尔的，勉强包裹着阿拉伯外壳。达斯坦未曾想象到的是，在后殖民时代，他称之为关于柏柏尔人的“确切信息”的大部分来自北非人自身。在本书中，新一代的学者，其中一些是马格里布人，另一些不是，对北非和北非之外的柏柏尔人经历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而集中的观察，从而显示出柏柏尔研究最终趋向成熟。

改变的可能性，改变的分析

在过去 30 年中，许多因素改变了北非和柏柏尔人研究的面貌。盖尔纳和米库德编纂他们的那部著作时无法设想的史学的和定性的研究现在已经可行。第一个改变是国家官员和柏柏尔活跃分子对北非认同中的阿马齐格元素的认可。鉴于活跃分子与阻碍为保护少数族群权利而进行宪法改革的政府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一开端绝没有彻底地制度化。诚然，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其人口中有阿马齐格人，即使突尼斯东南部的村民一直讲塔马齐格特语。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社会科学研究和历史本身均发生了改变，在这段时期，学术研究深受结构主义和区隔分化理论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尤其关注柏柏尔人共同体内部的权威和领导层，以理解精英与很大程度上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柏柏尔群众

^① 南特外交文献中心，摩洛哥领地，DAI 59，文献号 AB22。

之间的关系。盖尔纳和米库德编纂的论文集的作者，其写作时间为1971年和1972年，在摩洛哥主要由柏柏尔军官策划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他们竭力理解柏柏尔人在摩洛哥公共生活中激进地演变着的地位。他们最关心以各种政治形式呈现的权力，此外还有柏柏尔人实践——或无法实践的——进入马格里布新独立国家领导层的潜在可能性。在此与我们有关的问题并非他们的关切点：进程问题和社会动态、不断改变的人类动因范式以及可以使个人能够重置自己的生活以便从新的经济制度和交流形式中受益的方式。

但是，在我们之前逐渐积累起来的关于柏柏尔人研究的成果仍是与此相关的。这些成果对本论文集的每篇论文都产生了影响，构成了这些研究的背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弄清先前的成果和目前的成果之间的不同，特别是关于族群性的概念。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erik Barth）关于族群性是表示关系并处于历史之中的富有影响力的论断在《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一书出版之前没有被广泛接受。根据巴斯的观点，重要的是人们在自己和其他族群之间构建的分界线，而非边界所包含的“文化之物”（cultural stuff）。根据这一论断，我们通过柏柏尔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柏柏尔人的族群性。从这方面说，阿马齐格研究计划必须包括对影响认同构建的环境因素的考虑，例如国家强制性的语言和教育政策的压力和约束。但我们还应该对使阿拉伯霸权实现的具体实践保持敏感性。

在此，我们将族群性视为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构建过程，其特性是波动的，但或许包含了以下要素，例如共同的语言、表达性的和物质的文化、信仰、习惯、社会组织、准则或

共同的祖先。殖民学者寻求柏柏尔文化的绝对真相，当今的学者则视族群性为一个持续变化的方向，在群体内部和外部被强行塑造和重塑。本书作者在过去和现在的多种背景中记录了这个逐渐呈现的状况。此外，他们不仅意识到要改变此一种情况，也意识到要改变谈论、刻画、具体化柏柏尔人经历的方式。他们拒绝僵化，根据情况而变化，将类型和表征放在它们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正如詹姆斯·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l）在他撰写的那章中所指出的，在历史上，“柏柏尔”和“阿马齐格”两个特定术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被制造和再造。此外，这种变化不仅从外部看很明显，在群体内部也被深刻感知着。对于当今的城市活跃分子和农村的农民而言，“成为”阿马齐格人或柏柏尔人意味着什么通常是不同的。活跃分子认为这一类别包括跨民族的族群语言群体，而农村居民则从语言的角度将它视为阿拉伯人的对立面。与上下文相关的领域都是当前的，且不在一个维度上，而处于北非历史——宗教、政治、阶级和共同体中心轴线的结点上。

这一公式中明显缺失的是民族的思想，这一思想是独立早期写作《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一书的作者们思考的中心。在学者们必须面对势不可挡的阿拉伯伊斯兰的社会认同定义的情况下，族群特殊主义没有存在的空间。现在，民族是公共生活的唯一仲裁者的思想早已过时，但我们仍需要关心各种国家形态。我们的作者，通过直接和微妙的方式，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深入的地方。在这方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于1983年首次出版的关于民族的论著《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最有用。他的著作剖析了

一群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过程和国家倡议。这种定位在拒绝真实性和抵抗的同时，提供了将民族思考为一个排除程度、压迫程度较低的实体的较舒适的位置。阿马齐格活跃分子诉诸群体成员资格的原始、根本和持久性，这与其他民族主义者相同，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看待柏柏尔认同与更宽泛的民族认同之间兼容和冲突的程度上的差异。

认为柏柏尔人不过是一种语言类别，鉴于地区语言的变化，是一种破碎的语言类别的观点是对阿马齐格属性纳入民族国家词汇的长期悖论。从这种意识形态视角看，很难看到它可能适应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计划。根据尼克·冯·德·布格特（Nico van den Boogert）最近的记录，塔马齐格特语长期以来的确主要是一种口头语，而非书面用语。^① 塔马齐格特语最近的标准化和整理工作使它与其他正在被写下来的口头土著语言成为一类，通过国家赞助、传教活动或共同体活跃主义的方式而得以实现。为了应对塔马齐格特语不足以成为一种交际工具的说法，阿马齐格活跃分子正在效法加泰罗尼亚语在西班牙的做法，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即使被广泛认为适应现代需求的现代阿拉伯语标准语也经历了修正，它在北非国家被当做一种真实的民族语言的过程相当不平坦。有些人认为聚焦于书面用语是一种错位，口头形式的价值应当被重新评估。具有讽

① 尼克·冯·德·布格特（Nico van den Boogert），《苏斯的柏柏尔文学传统：穆罕默德·奥扎勒（卒于1749年）之“泪海”编译》（*The Berber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Sous: with an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Ocean of Tears" by Muhammad Awzal (d. 1749)*），莱顿，荷兰近东研究所，1997年。

5 刺意味的是，评估柏柏尔语口头传统价值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拉丁文、阿拉伯文或提菲纳格文翻译的格言、歌词和故事。但是，从其他文化借鉴的例子表明，这种努力或许可以建立起自尊，但在鼓励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语言方面效果不大。

被国家承认使塔马齐格特语得以出现在公共领域。在摩洛哥，这一进程始于1994年，电视播放的新闻摘要使用了当时被官方称为“方言”，现在被称为阿马齐格语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在国立小学中教授塔马齐格特语的努力正在进行，这一行动将这种语言以一种比之前考虑具有可能性的方式更普及的方式带入家庭。最主要的目的是将塔马齐格特语和阿马齐格历史融入民族遗产的讨论，以评估塔马齐格特语的价值，减缓它的衰落过程。我们或许会问其他文化中是否有证据表明官方指令保证了语言的留存。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情况，因为在摩洛哥学校教授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标准语、法语、英语和现在的塔马齐格特语并没有在教室之外使用，所以在总体上被视为外语。由于没有考虑学生的语言背景，新的课程遭遇了其他语言课程遇到的相同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新情况是更容易获取原始学术研究的资料。而前一代学者，例如历史学家罗宾·彼得威尔（Robin Bidwell）拥有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优势，现在的学者可以获取西方和马格里布地区文献库中的档案资料。不久之后，所有殖民地时期和保护国时期的档案将对研究者开放。麦克道格尔、曼苏尔（El Mansour）和卡姆布（Chambou）关于历史的章节不仅展示了阿马齐格历史的新面貌，还挑战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下进行的占主导地位的史学。诚然，人们可以很安

全地称柏柏尔/阿马齐格研究与范围广泛的学科和各种学术努力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与柏柏尔主题有关的重要社会科学理论最近几十年在北非产生了。人们只需指出皮埃尔·布迪厄、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凯文·杜威（Kevin Dwyer）和阿卜杜拉·哈穆迪（Abdellah Hammoudi）的名字，注意他们研究的特点，便可提升我们对文化运行方式的知识。

透过一种不同的镜头回顾已知的资料是新的柏柏尔史学的另一个侧面。在这本书中，穆罕默德·曼苏尔（Mohamed El Mansour）撰写的章节重现了18世纪的一位摩洛哥柏柏尔学者艾布·卡西姆·扎耶尼（Abu al-Qasim al-Zayani）的生平，他的人生轨迹跨越多个世界。他是柏柏尔人出身，是占领时期的马赫赞（政府组织）官员，他随着自身境遇的改变而改变了认同。历史素材中缺少可用于建立柏柏尔认同的自我参考性的、自传性的叙事是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诉诸详细阅读常见的、夹杂着大量想象的文本。在扎耶尼的例子中，个人的观点从有关他的麦加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行的叙述中被梳理出来。但我们仍然无法询问扎耶尼使用的语言；他的多语言主义；在什么情况下他脱离了乡村的柏柏尔认同，采用了更具包容性的摩洛哥/马格里布认同（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以及在什么时候他的伊斯兰共同体成员身份成为他社会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能做的是推测在这些边界跨越中隐含的压力和张力，并欣赏这些转变所必须的智力上的灵活性。

关于原始资料问题，印刷媒体成为各种可用于宣传柏柏尔人自我意识的工具之一。更早的、但仍然有用的关于柏柏尔人

的学术成果被再版供大众消费。殖民时期出版的关于柏柏尔人生活方式的专著的新版本在北非的书店中出售，劳斯特（Laoust）和其他人的经典文章现在定价更合理。经典的《柏柏尔人档案》（Archives berbères）系列最近被再次印刷，与摩洛哥读者大众见面。这些文献一度因偏见被忽视，现在这些文献广受好评，因为它们关注了之前被忽视的柏柏尔人共同体的细节和信息。

他者性的多极：本地的、民族的、国际的

本书的标题旨在强调柏柏尔人借由想象自己和各种他者，以及他者相应地想象他们的罗经点的多重性。这些他者从本地的、民族的和跨民族的遭遇中产生。关心部落在面对中央政权时的潜在政治力量的早期学者们聚焦于将部落与柏柏尔乡村共同体绑定在一起的相似点。今天，我们能再建议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这些人的后裔以及同一个村子或地区的居民之间巩固社会团结。正如有些章节所证明的，甚至在本地层次上，在表达实践、群体身份认定、经济地位、个人和集体利益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一个人可以讲同一种柏柏尔语方言，参与同样的乡村生活，但仍然是他者。正如保罗·西维斯坦（Silverstein）证明的，他者可以是一名在本地政治经济中占据有竞争力的地位的讲塔马齐格特语者。西维斯坦的民族志材料来自摩洛哥东南部。在那里，柏柏尔人有时处于根据人种定义的竞争性的族群语言集群中。从“伊马齐根”这个类别中被排除的是深肤色的讲塔马齐格特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前哈